

卷第三百九十六 雨（風虹附）

房玄齡 不空三藏 一行 無畏三藏 玉龍子 狄惟謙 子朗
 風 秦始皇 王莽 賈謐 張華 劉曜 劉裔 徐羨之 柳世隆 崔惠景 許世宗 徐妃 李密
 虹 夏世隆 陳濟妻 薛願 劉義慶 首陽山 韋皋雨

房玄齡

唐貞觀末，房玄齡避位歸第。時天旱，太宗將幸芙蓉園，觀風俗。玄齡聞之，戒其子曰：「鑿輿必當見幸，亟使灑掃，兼備饌具。」有頃，太宗果先幸其第，便載入宮。其夕大雨，咸以為優賢之應。（出《大唐新語》）

不空三藏

唐梵僧不空，得總持門，能役百神，玄宗禮之。歲旱，命祈雨。不空言可過某日，今祈之必暴。上乃命金剛三藏，設壇請雨。果連淋注不止，坊市有漂溺者，遽召不空止之。遂於寺庭，建泥龍五六。乃溜水，胡言詈之。良久，復置之大笑。有頃雨霽。玄宗又嘗詔術士羅公遠與不空祈雨，互陳其效。俱召問之，不空曰：「臣昨焚白檀香龍。」上命左右搗庭水嗅之，果有檀香氣。每祈雨，無他軌則，但設數繡座，手旋數寸木神，念咒擲之，自立於座上。伺木神口角牙出，目曠，雨輒至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一行

僧一行，開元中嘗旱，玄宗令祈雨。曰：「當得一器，上有龍狀者，方可致之。」命如內府遍視，皆言不類。後指一鏡鼻盤龍，喜曰：「此真龍矣。」持入道場，一夕而雨。或云，是揚州新進。初范模時，有異人至，請閉戶入室。數日開戶，模成，其人已失。有圖並傳，見行於世。此鏡。五月五日於楊子江心鑄之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無畏三藏

玄宗嘗幸東都，大旱。聖善寺竺幹國三藏僧無畏善召龍致雨術，上遣力士疾召請雨。奏云：「今旱數當然，召龍必興烈風雷雨，適足暴物，不可為之。」上強之曰：「人苦暑病久矣，雖暴風疾雷，亦足快意。」不得已，乃奉詔。有司陳請雨之具，幡幢像設甚備。笑曰：「斯不足以致雨。」悉命撤之，獨盛一鉢水，以小刀子攪旋之，胡言數百祝之。須臾有龍，狀類其大指，赤色。首撒水上，俄復沒於鉢中。復以刀攪咒之三，頃之，白氣自鉢中興，如炉煙，徑上數尺，稍稍引出講堂外。謂力士曰：「亟去，雨至矣。」力士絕馳去，還顧白氣，旋繞瓦空，若一匹素。既而昏霾大風，震雷而雨。力士才及天津之南，風雨亦隨馬而至，天衢大樹多拔。力士比復奏，衣盡沾濕。（出《柳氏史》）

玉龍子

唐玄宗至渭水，侍者得玉龍子進。上皇曰：「吾為嬰兒時，天後召諸孫，坐於殿上，觀其嬉戲。因出西國所貢玉環兼杯盤，羅列殿上，縱令爭取，以觀其志。莫不奔競，厚有所得。時吾在其中獨坐，略不為動。後撫吾背曰：『此兒當為太平天子。』」因取玉龍子賜吾。本太宗於晉陽宮得之，文德皇后嘗置之衣中。及大帝載誕日，後以珠絡衣襟並玉龍子賜焉，其後嘗藏於內府。雖廣不數寸，而溫潤精巧，非人間所有，以為國瑞，帝帝相傳。上皇即位初，每京師憫雨，即禱之，必有霖注。逼而視之，苦奮鱗鬣。開元中，三輔大旱。上皇復祈禱，而涉旬無應。乃密投於南內（「內」原作「山」，據明抄本改）龍池。俄而雲物暴起，風雨隨作。及上皇幸西蜀，車駕回次渭水，將渡，駐蹕於水濱。左右侍者，因臨流濯弄，沙中得之。自後夜中必有光彩，輝煥一室。上皇還京，為小黃門私竊，以遺李輔國，常致櫃中。輔國將敗，夜聞櫃中如有聲，開而視之，已亡所在。人有詩曰：「聖運潛符瑞玉龍，自興雲雨更無縱。不如渭水沙中得，爭保鑿輿復九重。」（出《神異錄》）

狄惟謙

唐會昌中，北都晉陽令狄惟謙，仁杰之後。守官清恪，不畏強御。屬邑境亢陽，自春徂夏，數百里田，皆耗殫。禱於晉祠，略無其應。時有郭天師，暨（明抄本「暨」作「即」）並州女巫，少攻符術，多行厭勝。監軍使攜至京國，因緣中貴，出入宮掖，遂賜天師號。旋歸本土。僉曰：「若得天師一至晉祠，則不足憂矣。」惟謙請於主帥，（「主帥」原作「天師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初甚難之。既而敦請，主帥遂親往迓焉。巫者唯唯。乃具車輿，列幡蓋，惟謙躬為控馬。既至祠所，盛設供帳，磬折庭中。翌日，語惟謙曰：「我為爾飛符上界請雨，已奉天地命，必在至誠，三日雨當足矣。」繇是四郊土庶雲集，期滿無徵。又曰：「災沴所興，良由縣令無德。我為爾再告天，七日方合有雨。」惟謙引罪，奉之愈謹，竟無其效。乃驟欲入州，復拜留曰：「天師已為萬姓來，更乞至心祈請。」悖然而詈曰：「庸瑣官人，不知天道。天時未肯下雨，留我將復奚為。」乃謝曰：「非敢更煩天師？俟明相餞耳。」於是宿戒左右：「我為巫者所辱，豈可復言為官耶？詰旦有所指揮，汝等咸須相稟。是非好惡，予自當之。」迨曉，時門未開，郭已嚴飾歸騎，而狄酒餼供設，一無所施。郭乃坐堂中，大恣訶責。惟謙遂曰：「左道女巫，妖惑日久，當須斃在此日，焉敢言歸？」叱左右，於神前鞭背二十，投於漂水。祠後有山，高可十丈。遽命設席焚香，從吏悉皆放還，簪笏立其上。於是闔城駭愕，雲邑長杖殺天師，馳走紛紜，觀者如堵。時砂石流爍，忽起片雲，大如車蓋，先覆惟謙立所，四郊雲物會之。雷震數聲，甘雨大澍，原野無不滂流。士庶數千，自山擁惟謙而下。州將以殺巫者，初亦怒之，既而精誠感應，深加歎異。表列其事，詔書褒異云：「惟謙劇邑良才，忠臣華胄。睹茲天厲，將瘳下民，當請禱於晉祠，類投巫於鄴縣。曝山椒之畏景，事等焚軀。起天際之油雲，情同剪爪。遂使旱風潛息，甘澤旋流。昊天猶監克誠，予意豈忘褒善。特頒朱紱，俾耀銅章。勿替令名，更昭殊績。」乃賜錢五十萬。（出《劇談錄》）

子郎

偽蜀王氏，梁州天旱，祈禱無驗。僧子郎詣州，雲能致雨。乃具十石甕貯水，僧坐其中，水滅於頂者，凡三日，雨足。州將王宗儁異禮之，檀越雲集，後莫知所適。僧令藹，他日於興州見之，因問其術。曰：「此閉氣耳，習之一月就。本法於湫潭中作觀，與龍相係。龍為定力所制，必致驚動，因而致雨。然不如甕中為之，保無他害。」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風

秦始皇

秦始皇二十八年，渡淮至衡山，浮江至湘，遇大風。博士云：「堯女舜妻葬於此。」始皇怒，使刑徒三千人，伐湘山樹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王莽

王莽地皇四年，大風，毀路堂。其年，司徒王尋、司空王邑守昆陽，光武起兵南陽，至昆陽，敗之。風雷屋瓦皆飛，雨下如注，滎川盛溢。尋、邑乘死人而渡，王尋見殺，軍人皆散走。王邑還長安，莽敗，俱被誅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賈謐

西晉八年六月，飄風吹賈謐朝衣，飛數百丈。明年，謐誅。其年十一月，京都大風，發屋折木。十二月，愍懷太子幽廢，死於許昌。三子幽於金墉，殺太子母謝氏，喪還洛，又大風雷電，帷蓋風裂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張華

西晉永康元年，大風，飛石沙折木。其年四月，張華舍，風飄起折木，飛繒軸六七枚。是月，趙王倫矯制廢賈後，害張華、裴頠等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劉曜

前趙劉曜，葬父母，費用億計。發掘古塚。暴骸骨原野，哭聲盈衢。大霖雨。震曜父墓門屋，大風飄散（「散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改），發父寢堂於外垣五十餘步。松柏植已成林，至是悉枯死。曜竟為石勒所擒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劉裔

東晉成帝時，劉裔鎮守潯陽。有回風從東來，入裔船中，狀如匹練，長五六丈。術人戴洋曰：「有刀兵死喪之亂。」頃為郭默所殺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徐羨之

宋徐羨之，文帝初，任揚州。有飄風起自西門，須臾合，直至廳事，繞帽及席，逕造西際。尋而羨之為文帝所誅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柳世隆

宋孝武時，柳太尉世隆，乘車行還。於庭中洗車，有大風從門而入，直來衝車有聲，車蓋覆向天。是年，明帝立，合門被殺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崔惠景

宋崔惠景圍台城，有五色幡，風吹，飛在雲中，半日乃下。眾見驚異，相謂曰：「幡者事當翻覆。」數日而惠景敗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許世宗

北齊北海王許世宗，時轉為錄尚書，拜命。其夜暴風震雷，拔庭中桐樹六十圍者，倒立本處。識者知其不終。竟為高肇所譖。旬日處死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徐妃

梁元帝妃徐妃，初嫁夕，車至西州，而疾風大起，發屋折木。無何，雪霰交下，帷簾皆白。及長還之日，又大雷電，西州廳事，兩柱俱碎。帝以為不祥。妃竟以淫穢自殺。不中之應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李密

隋大業十三年二月，李密於鞏縣南設壇，刑白馬祭天，稱魏公，置僚佐。改元升壇時，黑風從西北暴至，吹密衣冠及左右僚屬，皆倒於壇下。沙塵暗天，咫尺不相見，良久乃息。賊軍惡之，俄而密敗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虹夏世隆

故越王無諸舊宮上，有大杉樹，空中，可坐十餘人。越人夏世隆，高尚不仕，常之故宮。因雨霽欲暮，斷虹飲於宮池，漸漸縮小，化為男子，著黃赤紫之間衣而入樹，良久不出。世隆怪異，乃召鄰之年少十數人，往視之，見男子為大赤蛇盤繞。眾懼不敢逼，而少年遙擲瓦礫。聞樹中有聲極異，如婦人之哭。須臾，雲霧不相見，又聞隱隱如遠雷之響。俄有一彩龍，與赤鵝飛去。及曉，世隆往觀之。見樹中紫蛇皮及五色蛟皮，欲取以歸，有火生樹中，樹焚蕩盡。吳景帝永安三年七月也。（出《東甌後記》）

陳濟妻

廬陵巴丘人陳濟，為州吏。其婦秦在家，一丈夫長大端正，著絳碧袍，衫色炫耀，來從之。後常相期於一山澗，至於寢處，不覺有人道相感接。如是積年。村人觀其所至，輒有虹見。秦至水側，丈夫有金瓶，引水共飲，後遂有身。生兒（「兒」原作「而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如人，多肉。濟假還，秦懼見之，內於盆中。丈夫云：「兒小，未可得我去。」自衣，即以絳囊盛。時出與乳之時，輒風雨，鄰人見虹下其庭。丈夫復少時來，將兒去，人見二虹出其家。數年而來省母。後秦適田，見二虹於澗，畏之。須臾，見丈夫云：「是我，無所畏。」從此乃絕。（出《神異錄》）

薛願

東晉義熙初，晉陵薛願，有虹飲其釜鬲，噙響便竭。願輦酒灌之，隨投隨竭，乃吐金滿器，於是日益隆富。（出《文樞鏡要》）

劉義慶

宋長沙王道鄰子義慶，在廣陵臥疾。食粥次，忽有白虹入室，就飲其粥。義慶擲器於階，遂作風雨聲，振於庭戶，良久不見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首陽山

後魏明帝正光二年，夏六月，首陽山中，有晚虹下飲於溪泉。有樵人陽萬，於嶺下見之。良久，化為女子，年如十六七。異之，問不言。乃告蒲津戍將宇文顯，取之以聞。明帝召入宮，見其容貌殊美。問云：「我天女也，暫降人間。」帝欲逼幸，而色甚難。復令左右擁抱，聲如鐘磬，化為虹而上天。（出《八廟窮經錄》，明抄本作《八廟怪錄》，疑當是《八朝窮怪錄》）

韋臯

唐宰相韋臯，鎮蜀。嘗與賓客從事十餘人，宴郡西亭。暴風雨，俄頃而霽。方就食，忽虹霓自空而下，直入庭，垂首於筵。臯與

賓偕悻而退，吸其食飲且盡。首似驢，霏然若晴霞狀，紅碧相靄。虛空五色，四視左右，久而方去。公懼且惡之，遂罷宴。時故河南少尹豆盧署，客於蜀。亦列坐。因起曰：「公何為色憂乎？」曰：「吾聞虹霓者，妖沴之氣。今宴方酣而沴氣止吾筵，豈非怪之甚者乎？吾竊懼此。」署曰：「真天下祥符也，固不為人之怪耳。夫虹霓天使也，降於邪則為戾，降於正則為祥。理宜然矣。公正人也，是宜為慶為祥。敢以前賀。」於是具以帛書其語而獻，公覽而喜。後旬餘，有詔就拜中書令。（出《祥驗集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